

从 26 到 300+

一位守鸮人的 16 年

记者 陈楚珺



李夏利用专业望远镜观察朱鸮

按医嘱,李夏此时应该在家休养。但随着朱鸮繁殖季的到来,他已经重返岗位。

2022年10月13日,40岁的陕西省宁陕县朱鸮野化放飞基地管理站站长李夏,从县城的长安河堤上摔落。巨大的冲击以及河滩上尖锐的石块,造成了他左侧大腿和髌骨粉碎性骨折。

“接到热心群众电话后,我就骑上摩托直奔河堤。当时朱鸮一动不动,张开翅膀趴在河边的小水潭中。我就赶紧爬下河堤来到朱鸮的位置。”李夏回忆说,经检查并未发现朱鸮有外伤,但往往这种不明原因的内伤反而更难处理。而事发前几天,李夏还观察到过这只编号为87A的亚成体朱鸮,能飞行、能觅食。

在把朱鸮安全转移上河堤后,李夏往上爬的时候却发生了意外。“河堤比较滑,有4米多高,又比较着急,脚一滑就摔下去了。当时感觉自己的左腿动不了,回过神来的时候,血浸湿了裤子。”李夏补充道。

两周内,李夏经历了一次长达8小时的手术,一次10小时的手术。一个月后李夏回到宁陕。在李夏的追问下,同事将87A救治无效死亡的消息告诉了他。在不断的心里调整和康复训练下,李夏逐渐恢复过来。

但因左腿肌肉萎缩,两腿发力不匀,李夏走起路来不仅疼且容易失去平衡。“我会尽力让自己的走路姿势看起来正常一些,让亲人和朋友放心,对自己也是一种安慰。”李夏说,现在自己还不能爬山,只能在站里做一些饲养类工作。这就意味着今年朱鸮野外繁殖数据和筑巢保护工作将会大打折扣。

“朱鸮保护工作大量集中在户外,没有固定的量

化指标。做好这个工作需要热爱和坚持。就算站里现在能来年轻人,也需要长期的锻炼才能完全胜任工作。”李夏热爱运动,热爱户外。但如今的李夏,不知道自己还能否重返最爱的绿茵场,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否担任起守护朱鸮的职责。比起自己的腿,李夏现在更操心朱鸮管理站的未来。

今年41岁的李夏,却算得上是站里的元老。2007年3月8日,是李夏从宁陕县林业局到管理站上班的第一天。也正是这一天,从汉中洋县“移民”到宁陕的20只朱鸮顺利抵达管理站。

2007年3月,经国家林业局批准,经众多省市专家的多次考察,陕西省在宁陕县启动实施了朱鸮野化放飞试验和再引入工程。以此拯救和保护世界最濒危的珍稀鸟类之一、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朱鸮。

为确保朱鸮野化放飞成功,宁陕县林业局从省野生动物抢救中心聘请朱鸮技术员一名,抽调4名林业技术人员饲养朱鸮,李夏就是这其中之一。李夏和同事们24小时轮流值班,对朱鸮进行昼夜监控,观察记录,直到朱鸮在宁陕野化放飞基地活动、觅食、夜宿正常,逐渐适应环境。

2007年5月31日,放飞仪式正式在宁陕县秦沟村举行。26只人工繁育的朱鸮越飞越高,越飞越远,中国朱鸮保护由单纯的人工抢救转向回归自然的新阶段。

在日本之前完成了世界上第一次的朱鸮野化放飞试验,当时的李夏心里只想,总算争了一口气。但那时的他怎么也想不到,在往后的16年里,朱鸮逐渐成了自己生活中亦师亦友的存在。

由于是首次野化放飞,没有任何资料可以参考,一切都是李夏自己摸索。天边泛起鱼肚白时,李夏就骑着摩托驮着沉重的监测设备,沿着山沟、河流寻找朱鸮的活动踪迹。站里条件也算不上好,只有一栋房子,没有路,一下雨就只能沿着村民的田埂地手脚并用往上爬。

宁陕县位于秦岭南坡,山高沟深,无线电跟踪设备受到了极大限制。有时山体阻挡,即使朱鸮就在不远处,还是收不到任何信号,监测效率很低。经过反复摸索,李夏逐渐找到了适用于山区的无线电跟踪方法,先后监测到了所有佩戴无线电跟踪设备的朱鸮,并逐步掌握了它们的活动规律及生存状态。

每年朱鸮孵化期间,为了防蛇,李夏想尽办法,给树干刷油、包塑料膜他都干过。

而这种发现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过程让李夏逐渐着迷。他说,头两年的时候,管理站的工作难点是在朱鸮本身,解决的是它在野外怎么生存的问题。而现在,要解决的是野外朱鸮多了,有没有足够的栖息地供它们生存?发展建设跟生态保护怎么来平衡?

为了保护朱鸮食物链的安全,秦沟村的水田都不能使用农药和化肥,平均每亩产量下降了30%。朱鸮管理站积极争取,为秦沟村修复灌溉水渠,引导村民种植有机农产品和林业经济作物,宁陕县筹措资金近200万元,加快了道路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,一条从村口到朱鸮管理站的水泥路连通了每家每户。为了发展旅游业,村上又修了第二条水泥路,两条路互联互通,村民们高兴地说,村里通了“二环”。游客越来越多,农副产品再也不愁销,大家保护朱鸮的积极性也越来越高。

2008年,宁陕2对朱鸮组建了“家庭”,繁育4只朱鸮,出飞3只,成为全球首例异地野化放飞的子二代朱鸮,2010年又成功繁育3只子二代朱鸮。

而李夏也通过自学,逐渐成了研究朱鸮的专家,发表论文10余篇,被邀请至各大高校讲课。他说,能把朱鸮野化放飞这件事从零干到现在这样,这种成就感值得自己人生中最好的16年。

家庭的支持,也让他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。李夏曾经调侃自己说:“人家谈恋爱都是电影,我和爱人那时候谈恋爱是上山看鸟。”有次吃饭时,妻子对两个孩子说:“你们以后考大学也学生物,和你爸干一样的工作。”这句话,让李夏感动了好久。

16年,李夏行程24万公里,科普宣传达3万余人次,见证了50多个朱鸮家庭的建立。

16年来,宁陕县的朱鸮种群不断壮大,并扩展到周边市县。数量,也从最开始的26只攀升至如今的300+。

16年的朱鸮保护历程中,宁陕坚持全域旅游引领,完善旅游产品体系,建成了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。山更青、水更绿、生活更富足,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也就刻在了当地群众的坎坎上。

(图片由受访者提供)



李夏现场记录监测数据



李夏为来访的学生讲解朱鸮保护相关知识



李夏和同事对朱鸮幼鸟进行生长发育指标测量和环志佩戴



你好,编号375

□李夏

编号375,是一只2005年人工繁育出生的雌性朱鸮,一出生它就像是个孤儿,不知道自己父母是谁,也没有享受过父母的疼爱。虽然它的一生充满了坎坷,却从不向命运低头,也是它激励着我坚持从事朱鸮保护工作15年,依然热情如初。

2007年5月31日,在宁陕县实施了世界首例朱鸮异地野化放飞,编号375就是这批朱鸮的其中之一。也许是因为太渴望自由的天空,26只被释放的个体,夺命般逃出牢笼,四散飞走,这是它们第一次可以如此放肆地飞行。

但很快,残酷又陌生的大自然给了它们当头一棒。没有稳定的食物来源,不知道晚上在哪里休息……原本属于它们的天地,如今却变得陌生和恐惧。

没过几天,很多因为饥饿而无法继续在野外生存下去的朱鸮被我救助回了基地。但是仍有一些朱鸮倔强地适应着陌生、复杂的环境,编号375就是其中之一。

我依然清晰地记得,我发现它的时候,它正在一块水田里走动,我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,抓起胸前的望远镜进行观察,我发现它时而抬头看看周围,时而埋头找吃的,从它的眼睛里,我看到了紧张和不安。

随后的一段时间,编号375成了我重点观察的对象,我观察它食物的种类、觅食的成功率及有没有朱鸮跟它结伴同行。也就是在那块水田,375邂逅了另一只编号为082的雌性朱鸮。但是此时,它们之间似乎还并无过多交集。

2007年12月,375突然失踪了。我四处寻找,最终在15公里以外的一个小山沟里找到了它,此时它的旁边站着的正是编号082。它们悠闲地站在一棵粗大的松树上相互梳理着羽毛。原来375恋爱了,它们一起外出觅食,一起回来休息,出双入对,好像故意在我这个单身汉面前不停地秀恩爱。

2008年3月,375和082步入婚姻的殿堂,开始筑巢筑巢。082从地面衔树枝或者干草飞到树上,而375则接过来,寻找合适的地方摆放。

3月15日晚,375产下了它一生中第一枚卵,082则静静地守在它的身边,用嘴轻轻地梳理着375脖子上的羽毛,安抚着它。从那天开始,375和082开始了长达28天的轮流孵化。4月12日,它们的第一只小宝宝顺利出壳了,082为了迎接新生命的到来,不停往巢里夹干草,而375则尽量让巢变得温暖舒适。有时082还会夹一些新鲜的草或树叶,专门递到375的嘴边,就像是丈夫送给妻子的鲜花一样。随后几天,第二只、第三只朱鸮宝宝相继出世。

然而大自然中,生存之路从来是布满荆棘。4月27日,375像往常一样仔细地看着自己的三个孩子。突然,一条蛇出现在了它的巢边,375惊恐地大叫起来,并尝试着用嘴去驱赶,但是蛇丝毫没有后退,375不得不飞到空中不停地盘旋,发出凄厉的鸣叫。我和同事也立刻想办法驱赶蛇。由于树干湿滑,树顶太高,我们爬了几次都没成功。时间很快过去了20分钟,而此时的375还在盘旋、鸣叫。最后通过搭人梯,我们用长竹竿把蛇给拉了下来,但是随着蛇一起掉下树的还有375的第一个孩子的尸体。

现场逐渐安静下来,375慢慢尝试着回到了巢里,它用嘴拨弄着剩下的2个孩子,不时发出哀鸣。1个小时后,082觅食回来了,375低声鸣叫着,像是在给丈夫诉说刚刚发生的一切。不知道是375的表述错误,还是082的理解偏差,在它们眼里我成了杀害它们孩子的凶手。从那以后,只要我出现在观察点,它们就来攻击我,驱赶我,直到我彻底离开。幸运的是,在后续的隐秘观察中,我发现剩下的2个朱鸮宝宝都顺利长大了。

但是375坎坷的命运却并没有结束。2010年,375和082又顺利孵化出了3只可爱的小宝宝,但是在它们的孩子刚出生20天的时候,我发现082整整一天都没有回来,而375为了不惊扰天敌,也只能用低声的鸣叫,来呼唤丈夫的归来。3个孩子不停地在375嘴里要吃的,但是它嘴里没有任何食物。到了下午,375突然飞走了,留下了巢里3个孩子。半小时后,一个熟悉的身影飞了回来,嘴上、脚上甚至肚子上全是泥。375又回来了,它张开嘴,轮流给三个孩子喂食。随后的20多天,375既要外出觅食又要照顾巢里的3个孩子,就像是带着三个孩子四处乞讨的母亲,它的羽毛失去光彩,瘦得都能看到骨头。最终,它独自把三个孩子送向了自由的蓝天。

后来在某一天的野外观测中,我在田埂边的草丛里发现了已经腐烂的082的尸体。失去了082的375,没有放弃让朱鸮家族壮大的重任,也许是因为坚韧,它吸引到了众多追求者。2011年,375又重新组建了家庭,并且一直维持到了2021年3月18日。

关于这一天,我不太愿意提起。这一天,跟我相伴14年的375失踪了,在它和第二任丈夫做了一半的巢的附近,我守候了整整一个星期,而它的爱人也守候了整整一个星期。我也在其他区域进行了观测搜寻,但是375再也没有出现。我知道,375可能已经死了。

后来,它的第二任丈夫找到了新的配偶,那个做了一半的巢逐渐完整,孕育了新的生命。

375的一生,为宁陕野生朱鸮种群贡献了50枚卵,抚养30个朱鸮宝宝长大,它的坚强和不屈血脉传承,凝聚着整个朱鸮家族的希望。

也许有一天我会在梦里再次见到它,你好,375。

人类与各种各样的生物共同构成缤纷的世界,在每一个生命的背后,都有着平凡而伟大的故事。让我们一起,发自内心的尊重它们生存的权利、尊重它们的生存方式、尊重我们多样的地球。



李夏在野外观察到的朱鸮一家